

卷三

甄嬛传

修订典藏版

流潋紫·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甄嬛传
修订典藏版
流潋紫·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宫·甄嬛传 壹 / 流澈紫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339-3259-6

I. ①后… II. ①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 210079 号

出品人 郑 重 吴晓波
策划人 夏 烈 柳明晔
策划机构  蓝耳文学
责任编辑 柳明晔
营销编辑 王妍 杨艺 钟书萍 何波
插 画 唐 卡
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
责任出版 朱毅平

后宫·甄嬛传 壹

流澈紫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开本 700×980 1/16
字数 332 千字
印张 17
插页 2
版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3259-6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后宫·甄嬛传》修订再版致谢

五年了？是的，五年了！从网络符号到累累铅字，《后宫·甄嬛传》从诞生至今原来已是五年有余。回首艰苦织写的那些时光，回味出版时的郁闷与快乐，回望与《后宫·甄嬛传》一起走过的1800多个日夜，响在心头的那些声音，是唏嘘，是感慨，更有感恩。

我要感谢我的先生一力承当了《后宫·甄嬛传》写作之外的许多琐事；我要感谢当年相中并出版小说的沈浩波、丹飞、郑纳新、龙云飞等出版行业的朋友；要感谢将此小说推荐给导演的王小平女士；也要感谢将此书改编成电视剧并教会我写剧本的郑晓龙导演和曹平女士……我需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太多，不能在此一一罗列，谨致以我最深切的歉意；而在这里，我最要感谢的是我亲爱的读者，感谢你们五年多来对阿紫的不离不弃！

五年里，我亲爱的读者们，或是从少年走向青年，或是从学生时代成为社会中坚，抑或是从父母的孩子升格为孩子的父母……我们每个人都在进步和蜕变，却始终保留着对《后宫·甄嬛传》的那份喜爱。每每看到读者在微博留言说将书翻烂了、看了十几遍云云的话，我心中总是异常感动。

而感动之余，总觉遗憾。为书中诸多纰漏而遗憾，为全书风格不一而遗憾，更为不能为读者献上最美好的图书而深感遗憾。想想

当年连载时下笔总是匆匆，尔后历经波折七册版权分属多家，其间虽有诸多无奈但终究是自己心头的憾事。

而今，《后宫·甄嬛传》一书有幸经过修订和删改，历经半年有余，终得重新再版，一举了却心头之憾。我想，我是喜悦的，希望将此喜悦与所有读者朋友共同分享，也真心希望喜欢“她”的人会更多一些。

本书修订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热心读者的支持和帮助，他们提出许多中肯的意见与建议，而浙江文艺出版社编辑部主任柳明晔女士、蓝耳文创李俊女士更为本书的顺利出版投入了大量心力，做了大量工作，在此一并感谢。更感谢，热心读者，他们的网名如下（排名不分先后）：碧玉金丝、幽灵红樱草、风沉若痕、铃兰_杰索、蝶思涵、韵嬛 LOVE、紫墨墨然、「绾绾」、Jeyoonyeon、拓跋穆依苾、vicdan_yaya、AlbertPark、细绿钻石、涵雨时节、阮阮的翡翠、夏连绮、endyhm417、郑东篱、淑妃甄氏、颂丫头、雪见_南燕、夏风吹过我、Aikeelove、feiru2112、lylis1990、lovehxy89、紫罗兰的颜色、北京分会__香寒、绘凜晴奈、缀辉句、抓破猴皮、tsh 宝宝、寒棠孤梨、萱右右、冷曳_橘青、爱莱无限、东隅_、伤_心_勒、萱右右、丛菁蛙、赫连北寒、姜小七 seven、托图、ovehxy89、寒棠孤梨，等等（如有不慎遗漏，还望海涵）。

最后，特别要感谢浙江文艺出版社郑重社长、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邵冰冰女士，以及文学评论家、出版人夏烈等朋友对本书出版的支持和帮助。并深切感恩生我养我的父母，以及所有有爱的甄嬛迷们！



2011年7月17日

虽是红颜如花

——写在《后宫·甄嬛传》之前

纵观中国的历史，记载的是一部男人的历史，所谓的帝王将相，而他们身后的女人，只是一群寂寞而黯淡的影子。寥寥可数的，或是贤德，或是狠毒，好与坏都到了极点。而更多的后宫女子残留在发黄的史书上的，唯有一个冷冰冰的姓氏或封号。她们一生的故事就湮没在每一个王朝的烟尘里了。

我写这个架空历史的故事，是凭自己的一点臆想，来写我心目中的后宫，后宫中那群如花的女子。她们或有显赫的家世，或有绝美的容颜、机巧的智慧。她们为了爱情，为了容荣华富贵，为了一个或许并不值得的男人，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将青春和美好都虚耗在了这场永无止境的斗争中。虽是红颜如花，却暗藏凶险。

后宫的红墙里，没有绝对的善与恶、爱与恨，活着，并且活得好才是最重要的。

我不想写其中的主角有多好或是多坏。她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是无尽的悲哀里的身影。但是无论她们的斗争怎样惨烈，对于美好，都是心有企望和希冀的吧。

对于甄嬛、眉庄、陵容或是柔则与宜修，不要太在意她们的命运，更多的时候，她们是引导我们探寻自己心中的后宫的引导者，单纯与狠毒，都是任何时代的女子身上的一点影子吧。而文中的男

子，粗鄙或光辉，皆是她们的陪衬，似太阳后头一点月亮的影。

后宫，那是女子生存挣扎的世界。

我笔下的甄嬛，对爱有期望，并且有的时候软弱且小心眼。虽然玉净花明，聪颖机智，但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女子，因为在宫廷里企求奢侈的爱，又总是顾念太多，所以总是过得比较辛苦。

因为不完美，才更亲切吧。



目录

第三十八章 燕双飞 001

第三十九章 兰折 021

第四十章 明镜缺 038

第四十一章 白头吟 056

第四十二章 甘露莫愁 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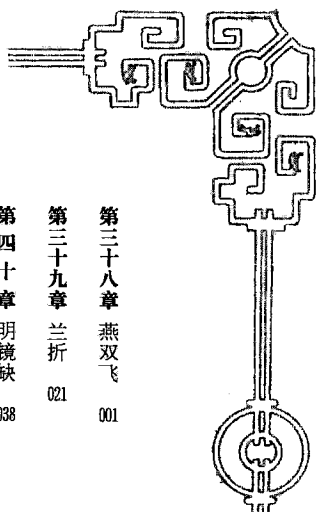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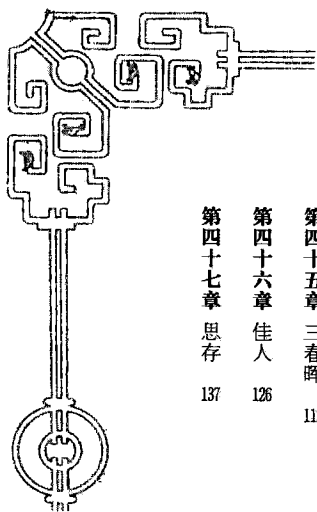
第四十三章 故人来 090

第四十四章 玉壶冰心 102

第四十五章 三春晖 112

第四十六章 佳人 126

第四十七章 思存 1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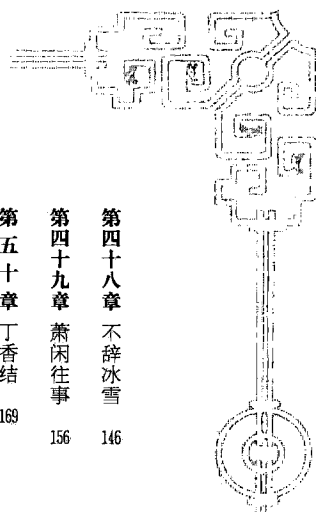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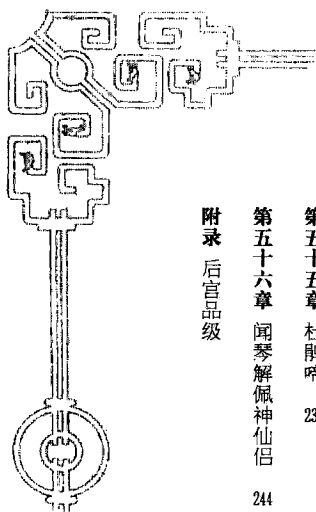


后宫甄嬛传

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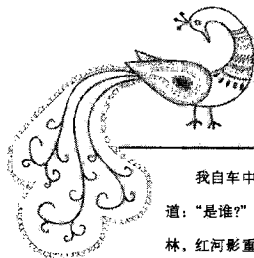
目录

第四十八章 不辞冰雪	146
第四十九章 萧闲往事	156
第五十章 丁香结	169
第五十一章 沉心如醉	182
第五十二章 秋夕	194
第五十三章 北游	206
第五十四章 陌上花	221
第五十五章 杜鹃啼	231
第五十六章 闻琴解佩神仙侣	244
附录 后宫品级	



燕双飞

第三十八章



我自车中漫卷起帷帘，探出身去，
道：“是谁？” 夕阳暮色下，倦鸟归
林，红河影重，那种血色的苍茫之感，
仿佛重重压迫在人的心口。陵容身影瘦
削，只携了宝鹃的手，抱着一个包袱
道：“姐姐留步。”



我自车中漫卷起帷帘，探出身去，道：“是谁？”

夕阳暮色下，倦鸟归林，红河影重，那种血色的苍茫之感，仿佛重重压迫在人的心口。陵容身影瘦削，只携了宝鹃的手，抱着一个包袱道：“姐姐留步。”

我黯然微笑，摇头道：“你是来送我的么？在这个节骨眼上何必亲自来呢，太惹眼了，以后你的日子便更难过。”

陵容的笑清淡而温婉，和她的身姿一样弱柳扶风，翩翩跹跹。她走近我，轻声道：“我不是来送姐姐的。”她把包袱紧紧抱在胸前，道：“我已禀告皇上，愿与姐姐同去无梁殿居住。”

我震惊不已，一时情绪莫名，道：“你说什么？”

陵容的神情淡泊而镇定，“我与姐姐同去无梁殿，皇上也已经应允了。”

感动如潮水荡涤周身，我的震惊只有片刻，很快醒神道：“不许乱说。无梁殿是什么去处，你若陪我一去在这宫中的前程便算是断送了。”我神色黯淡，望住她道：“何况我这一去，名为思过，是连哪一日能回来都不晓得的。只怕不好的话一辈子都要在无梁殿中过了。你何必陪我去过这样的日子。”

七月十五的夜，我因罪而素简的衣衫单薄得有些禁不住夜来的风。我忽然想起，今日便是传说中的鬼节呵，连晚风也是阴森的，带着些许戾气和悲怨。陵容的神色有些凄凉，凄凉之外却是有隐隐约约的轻松之意，她的声音在呜咽的风中听来有些不太真切：“陵容近来见罪于各宫嫔妃，且姐姐待我恩重如山。与其在这宫中继续钩心斗角、受冷落苦楚，我情愿陪伴姐姐，相互照顾。”

我叹息，风卷起鬓角的垂发摩在脸上沙沙地痒，眼角不觉酸酸地湿润。

陵容说的亦是实情，自她被册封为嫔位后，玄凌对她的恩宠也大不如从前了，常常三五日也见不到一次。又因她未有正式的封号，虽名列正五品，一应供奉却比有封号的嫔位们低了一等。而她的册封却让宫中的人在嫉妒之余也明白玄凌对她也不过尔尔，又见玄凌如今待她如此，越发明里暗里敢讥诮于她，她的日子实在也不好过。

陵容见我迟疑不定，哀哀道：“姐姐成全我吧。”她把弹花墨绫的包袱递到面前，有些使性子似的道：“我连包袱也收拾好了，姐姐若是不肯，我也不回玉润堂，就只能在宜芙馆给姐姐看着空屋子过日子了。”

她肯这样做，算与我是患难之交了吧。与我同去，对她也算是好的避风港了。

我轻轻握住她的手，将她包袱接于手上，道：“只要妹妹不怕无梁殿偏远孤清，没

什么人服侍。”

陵容微笑，欣喜之色难以掩饰，道：“只要有姐姐在。”

无梁殿并不远，在翻月湖的湖心岛上，换了小舟荡了两炷香的时间便到了，只是除了船，再没有别的途径可以到达无梁殿了。

离船登岛，偌大的无梁殿是开国皇帝为皇后所筑的避暑凉殿，只是不见梁椽，唯有四周巨大的窗户，视野开阔，而所见之处，除了碧草宫墙，唯有茫茫湖水，碧波荡漾。

浣碧打量完四周内外，不无庆幸地叹息了一声，道：“虽然不能和宜芙馆相比，但所幸也不算太荒芜失修。”说着和槿汐、流朱、宝鹃和小允子一道动手，在寝殿安放好箱笼铺盖。

陵容进来，喜滋滋道：“我还以为无梁殿早已破败不堪，原来还算干净整洁。总算皇上虽然听信华妃，也不是一味苛待姐姐的。”

我听她所言，眉心一动，向送我们前来的李长道：“无梁殿虽然不能面君，但是收拾得清爽洁净，本宫知道公公费心了。在此谢过公公。”

李长会意，躬身道：“娘娘昔日对奴才颇为关怀照顾，今日娘娘遭难，奴才只是尽一尽心意罢了，只盼往后还有服侍娘娘的机会。”我心下好笑，这个老机灵，话转得那么见机顺畅。

陵容含笑说：“姐姐从前待人的心，今日有了回报了，连我也能跟着沾光不少。”

我微微一笑，李长忙道：“奴才不能多逗留，以后一应供应奴才都会派人送来，这些船只可都要遣去了。天色已晚，娘娘和小主先歇息吧。”

我神色一黯，道：“劳动公公了，请吧。”

见李长走了，陵容道：“姐姐别太灰心，皇上只是一时受了蒙蔽而已，心里还是很疼爱姐姐的。指不定哪天就接姐姐出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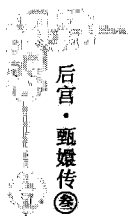
我拍拍她的手，安慰道：“我没有事，难为你也受苦了。”我想一想道：“怎么你只带了宝鹃一人来，菊青呢？一个宫女够使唤么？”

陵容甜甜一笑，道：“宝鹃是我的贴身丫头。菊青是姐姐赠给我的宫女，我怎么忍心带她来这里，叫她看守玉润堂了。”她笑着抚着自己的手道：“姐姐放心，我也会些针线上的功夫，有什么自己动手就是了。”

我见她如此说，不免感慨，“真是难为你了。”

在无梁殿的日子过得平静而寂寞，每日里只对着阔大的宫殿和几个宫女内监，所能做的，不过是绣绣花、看看书，和陵容在一起说话解闷，偶尔高兴的时候，一起研制几味小菜和点心，或是对着古籍配制简单的香料，自己取乐。

这样的时光，就像是我和陵容尚未入宫前的景况，日日形影相随，更少了枯燥乏



味的宫廷礼仪教习。貌似是没有争斗的平和日子了。而我的心中却是不安。这不安不是因为失宠幽闭的缘故，而是有深深的担忧和关切。

玄凌他可好？哥哥他可好？

日子忽忽过去了十余日，天也要凉下来了。我每天总是在湖边独坐上一两个小时，远远眺望翻月湖沿岸密集琳琅的宫殿，眺望水绿南薰殿里的玄凌，他可还顺心么？

在对政事的忧心里，思绪偶尔会有一分旁逸，满湖莲花盛开到将要颓败，叫我想起那年太液池的莲花也是如斯情景，他泛舟悄悄把我送回棠梨宫。也是他，在四月使得白莲盛开为我贺寿，那些用心。

而这次来太平行宫，我却不再见到他的踪影，亦不愿问及。只恍惚听人说，玄凌遣他去了边关，名为赞襄事务，实则不过是寻个机会让他游山玩水去了，他在军中整日醉酒，汝南王只是置之不理。因而皇室中人言及他，多半是打个哈哈，笑着言说那是一位继承了父母好皮相的闲散王爷罢了，一味通文却手无缚鸡之力。

我却明晰地记得，那一支贯穿了一对海东青双眼的利箭，是出自他手。

玄凌养兵千日，必有一时之用。

陵容每见我怔怔望着湖水出神，总是略带了忧愁道：“姐姐是在想谁吗？”

我清冷转首：“无人可想，只能想一想自身。”

陵容拂起裙角，在我身边坐下，岸风沁凉，吹皱了她单薄而清秀的容颜。陵容淡淡道：“皇上怕是已经忘了我们吧？”

八月初的时候，李长亲自来了一趟，送来秋令衣料和一些琐碎的东西，我便吩咐了人下去收好。

李长见我略清瘦了些许，道：“娘娘还好么？皇上很是记挂呢。”

我点头：“我好，请公公转告皇上放心。”

我假意漫步，走至临水处，见周遭无人，方才问道：“皇上还好么？”

李长带了笑容道：“皇上好。”

我还是不放心，又追问一句：“一切都好吗？”

他低头垂目，道：“皇上那里一切顺遂，娘娘请放心。”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神态也轻松了许多。

李长躬身道：“奴才此次来是想告诉娘娘，皇上明日就要回銮了。”

我心下担忧他在京城会遇到的情形，口中却是淡淡地“哦”了一声，道：“有劳公公好生服侍皇上。”

我仰首望天，苍穹无际，水天一色而接，叫人分不清尽头在何处。李长趋近我，小声道：“皇上的旨意，太后凤体尚未痊愈，今秋的秀女大选延期举行。”

我的松快不动声色地蔓延到全身。

华妃得幸，汝南王蠢蠢欲动，这个时候我自顾不暇，若再来一批新人兴风作浪，难免要顾此失彼。

玄凌亦是明白的，新进宫的妃嫔身后都有各自的势力，在这个节骨眼上，只会让局势更加错综复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罢。

我轻拂衣上尘灰，道：“宫中的事就请皇后多照拂了。”

李长点头：“是。就再委屈娘娘一段时日了。”他从身后翻出一个丝绵包袱，道：“这是沈婕妤交给奴婢的。她说天气渐冷了，皇上又不允许娘娘回宫，湖上风大，特意让奴才带了来。”

心中温热复酸楚，无论有如何的嫌隙，眉庄心里总是惦念我的。

李长临走时道：“奴才明日要走了，奴才的徒弟小厦子还算是机灵，以后就由他来为娘娘送东西了。”

他走了两步，我追上急道：“万一到了京城有什么不好，一定要派人来告诉我。”

李长劝解道：“皇上正是担心娘娘首当其冲身受其害才要娘娘避开这阵子，娘娘安心要紧。”

我颌首，心中唯愿玄凌能顺遂平安。

玄凌和后妃离开后，太平宫重又沉寂了下来。我从未在这样的季节静心观赏过这座华美的皇家园林。原来一度喧嚣过后，它也是寂寞的。

远离京城和后宫的日子，如同与世隔绝了一般。但尽管如此，京中前朝的消息，还是有一星半点秘密地借由小厦子传到我的耳里。有时是欣喜，有时是焦急，更多的是担忧和关切。

满湖荷花谢了，秋雨萧萧，枯残的荷叶被雨击打的声音让我辗转难眠。

枫叶红了，菊花开了，大雁南飞了。渐渐地，秋风也变得冷冽，肃杀之意独浓。待到霜落时，转眼两个多月已经过去了。其间最大的喜事，便是嫔嫔在薛府生下了一个白胖健康的男孩。甄门有后，我亦可放心不少。

那一日夜深，我和陵容同在窗下，她低着头在缝一件冬日要穿的棉袄，我则对着烛火翻看史书。流朱倦极了，在一旁打着盹儿，呼吸略有些沉重，唯听见书页翻动的声音，沙沙沙沙，夹在湖水拍岸的声音中，像是下着小雨。

书籍发黄的纸页间有墨迹的清香，一字一句皆是前人的事，皆隐没在此间了。史书大多是男人的历史，且不说春秋战国南北对峙乱世时的兄弟阋墙、父子成仇，单在治世，就有汉景帝的“七国之乱”，唐太宗的“玄武门之变”、诸子夺位，宋太宗的“斧声烛影”。一部史书，皆是刀光剑影、血泪写成。



兄弟之争！兄弟之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生死皆是一瞬间。我的心颤颤地害怕，手一软，书便跌在了地上。

陵容抬起头，面带惊异地询问：“姐姐怎么了？”

我怕被她看出了心事，忙掩饰着笑道：“没什么，捧着书手也酸了。”

陵容“扑哧”一笑，“我总是想不明白，姐姐怎么那么爱看书呢，我见了那一个个蚂蚁似的字就头疼。”

我俯身拾起书，笑笑道：“不过是解闷儿罢了。”

我依旧翻开书页，人却是怔怔的了。不管我在不在玄凌身边，他本就是为我的一切，我的荣辱、生死、尊卑皆是由他给的，无论我是否全心爱他，是否心甘情愿陪伴在他身边，我们都是一体的。他荣耀时我未必荣耀，而他卑辱时我却一定是卑辱的了。

而他费心筹谋许久，是一定不能输的。万一，我不敢去想这万一：他若不在了。

这一点念头一动，自己就心慌意乱了，胸腔一闷，直想哭出来。原来，我是这样害怕他死去；原来，我对他还有这一分真心。

于此，我才知晓我与玄凌是怎样的一种心系和牵念，利益之外，亦是有真情的吧。

正出神，陵容推一推我，关切道：“姐姐近日老是心神不定，可是有心事么？”

我摇摇头，正要说话，桌上的红蜡烛从烛芯里毕毕剥剥地一连爆出几朵火花，在寂静中听来分外撩人。

陵容却先笑了：“灯花爆，喜事到。凭姐姐有什么心事，也尽能了了。”

我明知此事虚无不可靠，然而话却是说到我心头的，不由得唇角便含了笑。

正说着话，槿汐捧了一盆炭火进来，唤醒了流朱，笑道：“天一冷，朱姑娘越发贪睡了。”槿汐上前握一握我的手，道：“娘娘的手有些冷了。”说着取了手炉煨在我怀里，兴致勃勃道：“奴婢在炭盆里煨了几个芋头，等下便可吃了。”

她这一说，流朱的瞌睡也醒了，陵容喜滋滋道：“从前在家还常吃，如今隔了几年没尝了，闻着觉得特别香呢。”于是围着炭盆，说说笑笑吃了起来。我恍惚地听他们说着，心却远远飞去了紫奥城。

好消息的传来是在真正入冬的前几日，那日的阳光特别好，我看着流朱和浣碧把被褥都搬了出去放在太阳底下曝晒，时不时拿大拍子拍一拍，便有尘灰蓬勃而起，迷迷糊糊的如金色飞舞，有些微的呛人味道。

我眯着眼躲避强烈的日光。我的日子过得这样琐碎而平凡，而玄凌，他可成功了么？汝南王也确实不好相与啊。

正想着，遥遥见湖上有船队驶来，彩旗飘扬，心口一紧，不知这一来是福是祸。手便下意识伸到了襟中，牢牢蜷握住一把小小的匕首。

临被叱责的前一晚，玄凌与我在庭院中，他的虎口有些粗糙，抚摸过我的面颊，将一把小小的匕首放在我手中，语气沉沉道：“存亡之事，朕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若有不测，你……可以防身。”

我郑重贴身收下：“皇上是天命之子，必当顺遂如意。”我的唇齿瞬时凌厉决绝，“若真是邪而侵正，臣妾绝不苟活。”

玄凌拉着我的手，沉默一如天际星子。

我回神，玄凌若真一败涂地，没有了权位生命，那么我亦不能自保了。与其到了汝南王和华妃手中备受凌辱和折磨，我情愿一死。

死亡的恐惧很快地逼近我，那么近，不知道下一秒自己还能否无恙呼吸。万一那艘船队是汝南王所遣。我陡然生了锐意，横一横心，若是自戕，亦要轰轰烈烈。若玄凌真绝于他手，我亦要拼力手刃几人，不能白白去了。

这样一想，心思也镇定了不少。这已是最坏的打算，事情再坏亦不能更坏了，反而没有了畏惧。

而迎来的正是小厦子，他满面喜色，只说了两个字：“成了。”

心头大喜，身体一软，匕首“当”地落在了地上，“皇上可是一切无恙吗？”

小厦子忙磕了个头，道：“皇上万无一失，龙体康健。”

眼泪潸潸而下，原来是喜极而泣，心腹大患的汝南王就这么除了。小厦子忙欢喜道：“娘娘别哭啊，大喜的事。皇上口谕让奴才迎娘娘和安嫔小主回宫，赶紧着吧。”

我轻轻拭去脸颊的泪水，用力点一点头。

回宫的第一晚，玄凌宿在我的棠梨宫中，只捧了我的脸瞧个不住，他怜惜道：“一别近百日，嬛嬛你可清瘦了。”

我抚着脸颊道：“无梁殿与外隔绝，臣妾日夜为四郎悬心。”

他忽地想起了什么，温和道：“安嫔当真与你情重，知你囚禁无梁殿，便哭着来求朕允她去和你作伴。同甘容易共苦难，雪中送炭之情难能可贵呵。”

他的语气中颇有激赏之意，我低低道：“安妹妹果如皇上所说，但臣妾不敢把真相告之，少一人知道总是好的。”见他颌首，我凝望着他：“皇上可还好吗？”

他将我拢在胸口，道：“自你回宫，这话已经问了好多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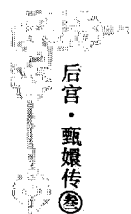
我一怔，轻轻道：“是么？臣妾自己也不知道了。”

他拍着我背，“没事，如今什么都过去了。”

“什么都过去了？”我喃喃。

“是啊。”玄凌颇有感叹，“六弟的人夺了汝南王在各地的兵权，囚将领而折其兵。”

我轻轻地“啊”了一声，心下一动，却是什么也不说。玄凌听我疑惑，遂笑道：“你



以为与六弟一起厮混的真的只是些文人墨客么？六弟本人也不是手无缚鸡之力啊。”

我微笑：“原来四郎早有安排了，此前种种，不过是迷惑他们罢了。”我脸上笑着，内里却忧心忡忡了，玄清虽然为玄凌所用，但他此番介入政变，又让玄凌知道他有调兵之能，恐怕他的处境只会让玄凌忌惮了。有了汝南王这个前车之鉴，玄清生母为舒贵妃，又是先帝器重的儿子，玄凌的猜忌怕会更多吧。

他笑：“你兄长也功不可没，若非他能借机得到汝南王党羽的名单，又率羽林军节制汝南王府邸，也不能如此迅速得成大事。”

我微有惊诧：“汝南王竟无反抗么？”

他颇有些自得：“此前毫无先兆，前一晚太后还邀了他的王妃世子至宫中探视帝姬，并留她们宿于宫中。”

我微微叹息：“他是顾忌妻儿啊。”

玄凌道：“不顾忌也不成，他手下已无可调之兵，只有王府中的家将可作一时的负隅顽抗。他是个明白人！”

我心下微微一动，哪怕汝南王有不臣之心，但对于妻儿，是无比珍重的。何况他对于权力的欲望，更多的是来自年少时的种种委屈和被漠视吧。于是问：“那汝南王此刻如何了？”

玄凌神色一沉，道：“拘于宗室禁府。朕已着六部共议其罪。”

我没有说话，这样的处置也在情理之中，只看这罪议得如何。玄凌舒缓了神色，向我道：“知道你嫂嫂生了个男孩儿吗？”

我笑：“原来四郎也知道了？”

他呵呵一笑：“事情已经了解，也可让你兄嫂夫妻团圆了。你兄长可是折堕了名声，连孩子落地也不能去看。”

我微笑道：“本是为了家国和皇上，这些委屈不算什么的。”

他舒心地笑了，棠梨宫红烛高照，暖炉薰香，自是不同于外间霜冷天气了。

第二日清早便去向皇后请安，华妃依旧还在其列，只是神气颓然，早已不同往日了。我亦不心急，前朝之事不便牵连后宫，昔年玉厄夫人的兄长博陵侯谋反，先帝也并未废黜她，只是冷落了而已。就算我不说话，皇后也不肯放过了她。依礼见过之后，絮絮几句也就散了。

众人散去，皇后独留了我，温言道：“贵嫔辛苦了。”

我忙含笑道：“皇后娘娘陪伴在皇上身边照料更是辛苦。臣妾多谢娘娘。”

她眸中多了深深的笑意：“本宫与你都是为皇上分忧，怎能不尽心尽力呢。”

她独留下我，自然不是为了闲话家常。皇后慢慢抚弄着护甲，道：“华妃的地位迟